

歷史語言學研究

第七輯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歷史語言學研究》編輯部編

 商務印書館

歷史語言學研究

(第七輯)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歷史語言學研究》編輯部 編



2014年·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歷史語言學研究.第7輯/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歷史語言學研究》編輯部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ISBN 978-7-100-10742-6

I. ①歷… II. ①中… III. ①語言學史—文集 IV. ①H0-0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217823 號

所有權利保留。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LÌSHǐ YŪYÁN XUÉ YÁNJIŪ

歷史語言學研究

(第七輯)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歷史語言學研究》編輯部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郵政編碼100710)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印 刷 廠 印 刷

ISBN 978-7-100-10742-6

20 年 月 第 版 開本 × 1/16

20 年 月 北京第 次印刷 印張

定價: 元

顧問（以漢語拼音爲序）：

貝羅貝 丁邦新 江藍生 蔣紹愚 柯蔚南 馬提索夫 梅祖麟

編輯部（以漢語拼音爲序）：

曹 順 馮勝利（特邀） 李明 羅端（特邀） 孫朝奮（特邀）
吳福祥 楊永龍 張敏（特邀） 趙長才 祖生利

本輯責任編輯：

曹 順 祖生利

封面題字：

丁邦新

目 錄

楚文字研究的過去與現在·····	李學勤(1)
《論語》《孟子》兩書中“食”一詞的形態變化·····	高嶋謙一(5)
利用出土文獻校讀傳世文獻例舉·····	胡敕瑞(23)
甲骨文“往”語法研究·····	喻遂生(32)
試論西周金文否定詞“某”的性質·····	沈培(45)
出土先秦文獻連詞的起源與發展·····	張玉金(59)
兩周金文“取予”類動詞研究·····	武振玉(78)
從出土文獻資料看漢語字詞關係的複雜性·····	黃德寬(84)
從楚簡和秦簡看上古漢語詞彙研究的若干問題·····	陳偉武(91)
YH127 坑疾病卜辭系連初探 ——以貞卜孔與夆“殽”事件為例·····	蔡哲茂(103)
由字形、文句通讀評估浙江大學《左傳》簡·····	朱歧祥(111)
商代文字可釋字形解析(二)·····	王蘊智(119)
《利簋》銘文補釋·····	趙誠(134)
“越王者旨於賜”新考·····	李家浩(140)
“臾”字考釋的反思兼說某些甲骨金文形體釋臾的錯牴·····	董蓮池(149)
從戰國文字談“息”字·····	季旭昇(153)
清華簡《系年》中的“櫟”字與西申·····	李守奎(168)
利用清華簡考釋楚璽一則·····	徐在國(178)
從簡牘材料談《論語·先進》篇“晒”字之釋讀·····	張光裕(182)
孔家坡漢簡《日書》“司歲”篇中的“單睪(闕)”·····	王志平(189)
文獻釋讀三則·····	張秀清(198)
“童”字音釋 ——談魚通轉例說之八·····	孟蓬生(203)

2 歷史語言學研究(第七輯)

《銀雀山漢簡》與《張家山漢簡》《馬王堆帛書》通假字聲母的對比研究…………… 張 潔(215)

編後記…………… (230)

《歷史語言學研究》稿約…………… (231)

楚文字研究的過去與現在*

李學勤

提 要 本文重估了楚文字研究在古文字學上的地位和價值，揭示了楚文字與漢代“古文”之學之間存在的傳承關係，從學術史角度回顧和評價了過去和現在的楚文字研究，並針對楚文字研究中存在的具體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反思和建議。

關鍵詞 楚文字 古文字學 學術史

今天我要講的題目叫《楚文字研究的過去與現在》。關於楚文字研究，我在武漢大學、北京大學都講過一些，今天又多少有一些新的想法，不當之處請大家批評指正。

相信大家都已經看到了最新一輯的《古文字研究》，厚厚的一大本，集中了中國古文字學會第十九屆年會的材料。從中不難看出，古文字學發展非常快，其中楚文字研究佔比重最大，其次甲骨文佔比重較大。

楚文字研究比例得以大幅提高，不僅僅體現在論文數量上，還包括取得的成果、經驗、認識等等，影響到古文字其他各個方面。新認識的字，新的想法，已經影響到甲骨文、金文研究。可以說，楚文字研究已經佔據古文字研究的前沿，這種趨勢相當一段時期內會持續下去。

回顧學術源流，當前的局面，可能對我們古文字學未來的發展有一定幫助。應該認識到，六國文字研究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很古的時期。學術史上經常講到漢代的今古文經學之爭，從古文字學角度來看，古文、今文的變遷，在中國文字發展過程中是一個根本轉變。

“古文”的說法是在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後才產生的。秦始皇時代的法律措施非常有效，從秦始皇三十三年行“挾書律”至漢惠帝四年除“挾書律”，這其間考古發現的隨葬書籍無一例違法的例子。即使在漢惠帝除“挾書律”之後，還是接近於規定。

秦代統一全國後，廢除六國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經過四十多年，至秦二世時，古今文字已有很大改變。漢代的今古文差別更大，當時人們已經不認識六國文字，傳經時古文字拿出來需要重新研究。漢初除“挾書律”後，搜尋天下古文舊書，如孔壁中經的古《尚書》，張蒼獻的《左傳》，以至後世如項羽妾墓的古《老子》等，多與楚文字有關。

* 本文係李學勤先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哲學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舉辦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學研究論壇·出土文獻與漢語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012年11月,北京)開幕式上的主題發言。王志平據錄音記錄整理,整理稿經本人審閱。

爲什麼說孔壁中經也是楚文字呢？孔壁中經在曲阜發現，漢朝人以爲是孔子及其弟子的。實際上秦統一時魯國已經亡國四十多年了，曲阜已經不是魯國而是楚國了。看當地所出的一些文物，有楚璽、蟻鼻錢等，與楚墓隨葬組合差不多。孔壁的古《尚書》若干字與楚文字一致，而張蒼的古《左傳》源出楚人鐸椒、蘭陵令荀卿，項羽妾本《老子》出於楚墓，這些應當都是楚文字。

古文之學，源於漢代，其結穴即《汗簡》《古文四聲韻》。宋代金文之學興起之後，古文之學被看不起，長期不受重視。古文之學的真正復興，應該追溯到王國維 1916 年撰寫的《史籀篇疏證》。他把戰國文字分爲東土、西土兩大類，東土文字(六國文字)即《說文》古文，西土文字即《說文》籀文。用王國維的話說就是“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拋開《說文》講的古文、籀文，王國維把戰國文字分爲東土、西土兩大類，確爲不磨之論。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最早的秦文字，除不其簋之外，當推甘肅禮縣秦公大墓，可能是秦文公、秦靜公時期的，與秦篆一脈相承。所以東土、西土文字的確不一樣。

這裏還要提到王國維 1926 年撰寫的另外一篇文章——《桐鄉徐氏印譜序》。這可能是他最後一篇古文字學文章，比原先更進一步。他把六國文字視爲那個時代的一個整體產物，“上不合殷周，下不合《說文》”。此前不論是六國時期的金文、貨幣、璽印、陶文等研究，都是各自孤立的，而王國維第一次把所有這些材料統一視爲那個時代的一個整體產物。這是又一個進步。

楚文字的重要發現，是在 1933 - 1937 年安徽壽縣朱家集李三孤堆大墓出土的青銅器銘文，雖然當時最好的一些學者，如劉澮等，都寫過文章，但基本上讀的都不大對，真正能够理解的比例很少。1942 年長沙子彈庫楚帛書發現，性質和內容當時也不能真正認識。當時的古文字學水平，還不能真正讀懂楚文字，這裏沒有一點鄙夷前輩的意思。

楚文字更深一步的研究當推語言學界的前輩朱德熙先生。他在 40 年代，當時的抗戰後方寫了幾篇文章，後來在 1954 年《歷史研究》創刊時集中起來重新發表，即《壽縣出土楚器銘文研究》一文。這是深入研究的開始。我個人在這方面做的一些工作，也是在讀了朱先生文章之後得到啟發的。

改革開放之後，研究六國文字(不包括秦文字)，我們是怎麼入手的？商代文字，主要是甲骨文，西周主要是金文，材料比較集中，研究很容易進去。戰國文字(包括楚文字)不行，材料很分散。有金文、石刻、璽印、封泥，甚至絲織品上也有文字。材料碎片化(fragmental)，研究也碎片化。比如我自己的一些工作，當時主要做的是工官銘文，容器或兵器上“物勒工銘，以考其誠”的那些內容。可是我們對當時的制度了解很有限，同時這些銘文都很短，因此論證起來沒有把握。在當時入手做研究，都是從這個方向來做，這就造成常常論證不充足，不但不易證真，證僞也很困難。

這種情況的改變是從楚簡發生的。楚簡的發現是從新中國成立後 50 年代初長沙考古

發掘開始的。當時夏鼐先生主持的長沙發掘，見於《長沙發掘報告》，一共發現了三個墓的竹簡，這是我們繼楚帛書之後首次看到真正的楚簡。第一個是長沙五里牌，然後是長沙仰天湖，然後是長沙楊家灣。楊家灣楚簡每支只有一個字，我們到現在不明白什麼意思。另兩個都是遺冊。仰天湖楚簡比較多，那時羅福頤先生、史樹青先生和商承祚先生等都寫了專書研究。這使我們看到了另外一種連貫的，有上下文句(context)的文字，與工官銘文和璽印文字等的情形完全不同。

到了70年代以後，特別是成批的楚簡書籍出現之後，這一情況完全改觀。所以語言所主持召開這個會，我覺得非常必要。簡帛書籍(還有文書)有上下文可尋，更重要的是其中有些有傳世文本可供對照。有了上下文，我們就可以把所釋的字放回去，按上下文連讀，那就好多了。如果有傳世文本對照，那又完全不一樣了。有傳世本對照，就使我們發現了很多過去是做對了還是做錯了的工作，包括過去做不了的工作，也有可能做到。

楚文字之所以能夠佔據古文字研究前沿的位置，起了重大影響，主要原因即在於此。因為沒有一個其他東西可與之相比，沒有傳世本可與甲骨文比對，金文雖然多一點，也僅限於從文句上、從字詞上比對。現在我們研究的楚簡，有的可以成篇地從文章上比對，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大家回想一下，我們開頭所說的對楚文字乃至六國文字的認識，從漢初就開始了，從孔壁中經、汲冢竹書以來一兩千年才有這麼一個機會，所以我說千載難逢。

今天我們應該做什麼事？這裏談一些個人想法。首先一點，希望我們儘可能快、好、齊備地發表材料。很多材料沒有發表，很不幸的是有些材料在充分發表以前還是經歷了一些損失，這是難以挽回的事。一想到發現的困難，在歷史上難得的機會，我覺得最好還是儘可能快、好、齊備地發表材料。有些材料本來整理得很好，如郭店簡，發表的不算慢，但是還發現了一些新的內涵，據說簡背上還有編號。到底是不是編號？如果郭店簡像清華簡一樣有編號，我們還爭論簡的排序幹什麼？它就在那裏擺着呢。我希望我們做清華簡整理工作的多盡一些力，儘快地把材料發表出來。但是我們能力有限，做得好不好，請大家多批評。

其次，我們應該用某種辦法組織起來，解決一些關鍵性的問題。研究都是碎片化(fragmental)，那就很難辦了。一大堆碎片，可能都有用，但是真正關鍵的實際只有一兩片。我們希望解決那些最有關鍵意義的字。有時雖然只有一兩個字，就是不認識，不會分析。我們清華簡第三冊裏也有這樣的字，希望大家能夠給予幫助。我們應該建立一個機制，能夠把比較關鍵性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字突破出來，解決一些關鍵性的問題。

我還想提到，現在都知道楚文字中通假字比我們想象的多，但現在想象力度太大了，好像什麼字都可以通。過去有一種說法，說章太炎編《成均圖》，什麼都可以轉，其實章先生不是這樣的看法。今天有些做法也差不多，轉得太厲害了，不合理。究竟通假字有無規律？我個人認為一定有規律。當然有時候我們理解不到，覺得很離奇，那是我們的認識問題。當時是有規律的，如果沒有規律，那就不要“六書”了。我想通假字的規律這個問題不是我們這些

4 歷史語言學研究(第七輯)

人所能做的,還要請語言所、語言學界的學者給我們研究解決。這是在這裏的一個請求,非常感謝大家。

The Past and Present Studies of Ch'u Writing

LI Xueqin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copy of Professor Li Xueqin's lecture which tell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udies of Ch'u Writing at th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reevaluates and rethinks the past and present Studies of Ch'u Writing.

Key words: Ch'u Writing, Paleography of Chinese Language, History of the Studies of Ch'u Writing

(李學勤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100084)

《論語》《孟子》兩書中“食”一詞的形態變化^{*}

高嶋謙一

提 要 本文主要就“食”這個詞在《論語》《孟子》兩書中的各種語法功能進行了探討。我是在將日本著名漢學家宮澧市定(1901-1995)關於《論語》的研究和1973年出土、1997年出版的《定州漢墓竹簡〈論語〉》做比較參照後,激發起探討這個問題的興趣的。《定州漢墓竹簡〈論語〉》的年代問題尚存爭議,上下限大概在公元前195年到公元前55年之間,很可能更接近後者。

本文的主要意圖是,在《論語》《孟子》兩書所覆蓋的歷時背景下,考察“食”這個詞可能有過的形態變化。在深入調查和分析“食”在這兩個文獻材料中的用法後,我們發現,在《孟子》一書成文之時,“食”** m-lək* 因其後綴形態變化而產生的指示功能已經消失。

1 引言

《論語の新研究》是宮澧市定1974年發表的一部有關《論語》的研究專著,該書對傳世本《論語》進行了一絲不苟、細緻入微的解讀。他指出,在流傳的過程當中,《論語》原始文本中的許多詞句已經變得面目全非,從而使得傳世本《論語》的可讀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損害。這本專著由三部分內容構成:(1)有關中國正統經書的性質及其形成的歷史背景的評述,在這裡宮澧市定對傳世文本《論語》的形成以及它跟訓詁學和傳統經學的關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2)考證篇,在這裡宮澧市定對傳世文本《論語》的內部結構和外部影響因素做了一番全新的探索和文本批評;^①(3)傳世文本《論語》的日文注釋和翻譯。

大致同時,也就是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40號漢墓——墓主是中山懷王劉修,在位時間是公元前69-前55年——出土了一批《論語》殘簡。這批殘簡出現在其他陪葬品中,共620枚,但殘損嚴重,只有7,576字,還不足傳世本字數15,919的一半(《孟子》有35,374字)。這是目前所見最早版本的《論語》,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參見劉來成1997:1-4)。1997年,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研究人員的長期努力下,《定州漢墓竹簡〈論語〉》一書出版了。為方便起見,在下文討論中,我們簡稱此書為“竹論”。有關“竹論”

^{*} 本文原稿為英文,由吳可穎博士譯成中文。於此謹致謝忱。

的全新介紹,請看 Paul van Els(2011),該文對最近在朝鮮發現的《樂浪“論語”》也有詳細的介紹。(亦見 Kim Kyengho 金慶浩等 2012。)

2 宮澧市定對傳世本《論語》的一條修訂意見

將傳世本《論語》和“竹論”做比較研究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為後者或許能驗證宮澧市定的某些修訂意見是否正確。即使這樣做對證明宮澧市定的對錯毫無結果,“竹論”也會引導我們探討解決其他問題的可能性,這也是本文將要論及的——比如說,動詞“食”的形態變化可以做怎樣的建構,而這些形態變化又是如何發展變化的。

2.1 “食氣”是“饑”的衍 嗎?

宮澧市定認為傳世本《論語》存在好些用字上的錯糅,而如果戰國早期(公元前 403 - 前 221 年)真的發生過這樣的事,那麼傳世本《論語》所表達的就不是原始文本的意思。比如說,他認為傳世文本中的“食氣”是“饑”的衍糅,即以下(1)中的“食氣”這兩個字在原始文本中應該是“饑”這一個字。下面就讓我們對此做一番考察,看看是否真的是這麼回事。請看下面的句子:

(1)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鄉黨第十,6)

大意:即使飯席上的肉很多,(孔夫子)也不允許自己所吃的肉量超過主食的量。宮澧市定指出(見 70 - 75 頁),“食”字後面的“氣”的意義很奇怪,無人可得其解。不過,“不使勝食氣”這個句子的整體意思還是很清楚的,其前有一個讓步從句,“肉雖多”,這句跟“不使勝食氣”形成對比,如此就使得(1)具有以上譯文中的大意。

儘管整個句子的意思不難理解,但“食氣”出現在這個語境中還是讓人感到很奇怪,正如宮澧市定所說的。第一個指出這個問題的人是宋代學者邢昺(932 - 1010;見“邢疏”)。邢昺對這個“氣”的解釋是:“氣,小食也。”他的解釋似乎是出自《說文》對“既”的解釋,許說:“既,小食也,從皀无聲,論語曰不使勝食既。”(《說文》5b/2a)。在許慎所引的《論語》句子中,傳世文本中的“氣”(qi / * khəs)作“既”(ji / * kəs),但“氣”(qi / * khəs)和“既”(ji / * kəs)之間的區別只是聲母送氣方式的不同而已,可以把它們看成是代表著同一個詞。但到底是哪一個詞呢?如果我們把《說文》對“既”的定義放到例(1)中去,得到就會是“* 不使勝食小食”。這裡的“食小食”還是很令人費解。所以許慎的“小食”的說法可能只是對“肉雖多,不使勝食既”這句話的籠統解釋而已。

宮澧市定進一步問究,“食氣”怎麼會有“吃米飯(主食)”這個意思呢?朱熹(1130 - 1200;“集注”)對這個“氣”的解釋是“穀物之氣”,²但“氣”本身的意思還是不清楚,我們知道,不管是“氣”還是“既”,都是跟有形的物質無關的,它似乎不應該出現在這樣的上下文中,“食”的賓語應該是有形的東西,而“氣”按通常的理解是無形的,用在這裡指一種具體有形的

物質，很不好理解(特別在例 1 中)。

清代學者劉寶楠(1791-1855;“正義”)把食氣理解為“食欲之本性”。宮澧市定也反對這個說法，他認為太牽強了。他明確指出，雙音滿詞“食氣”不能被指派這種意思。另一方面，我們知道“氣”具有這樣一些彼此相關的意義：“空氣，呼氣，氣氛，雲氣，精氣”，跟“既”構成一個詞族。在我看來。“既”包含這樣的意義：“滿/飽，呼氣”，所有這些的存在方式都是無形的。另外，“既”還有一個重要的深層意思，這就是“完成，滿，飽”，而正因為這層意思，它被用作表示一個動作完成的語法標誌。許思萊(Schuessler 2007:423)認為“氣”的意思是“呼氣”，跟其送氣聲母有關，即“呼氣”就是把氣憋著突然放開。既然如此，就很難理解“食”之後的“氣”。

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7)的儒學家荻生徂徠(1666-1728)也注意到這個問題，他認為“食氣”這個短語指的是為某個儀式而規定的肉的用量。宮澧市定也不同意這個看法。他說，如果這個短語真的是指為某個儀式所規定的肉的用量，那麼我們所期望看到的應該是個很清楚明瞭的句子——比如說“*禮不使勝數”之類的。的確，這句話出現的上下文有 100 多個字，但沒有任何一個字是跟儀式相關的。毫無疑問，這裡所描述的僅僅是孔夫子的飲食習慣而已。

對於這個像謎一樣的難以理解的短語“食氣”(“氣”的字面義有：“空氣，呼氣，氣氛，雲氣，精氣……”)，宮澧市定的解決途徑是，在傳世本《論語》中有錯字的問題存在。在他所假設的原始文本中，他認為“食氣”是“餼”的相寫，“不使勝食氣”實際上是“不使勝餼”。也就是說，《論語》的傳世文本在流傳的過程中，將“餼”這個字分開寫成“食”和“氣”兩個字了。他指出，我們之所以一直試圖按照傳世文本的樣子去讀解《論語》，一點也不懷疑它的真實性，是因為它在漢後被奉為最權威的儒家經典的緣故，但實際上我們碰到這個短語時，都會很自然地感覺到它很不好理解。

按傳統的解釋，“餼”可用作動詞，是“送人糧食、草、牛羊豕”的意思，也可用作名詞，指“贈送給人的糧食、草、牛羊豕”。然而，宮澧市定認為“餼”在《論語》的那個句子中是指的“米飯(主食)”。他是採用《國語·周語》的材料來支持自己的觀點的。《國語·周語》中有這個句子：“膳宰致饗，廩人獻餼。”韋昭(204-273;“國語注”)對此的注釋是：“熟食曰饗，生曰餼，禾米也。”宮澧市定不認為“煮熟的米”和“生米”之間的差別對《論語》中的那句話的理解有什麼大障礙，指出在這裡“餼”就是指“米飯(主食)”，因此，“肉雖多，不使勝餼”這句話的意思就是：“雖然肉很多，但是孔夫子不會讓所吃的肉量超過米飯(主食)的量(肉は多しと雖も，穀食より多からしめず)。”^③

在我看來，宮澧市定的修訂並不正確。首先，我們應當注意到，他心目中認定的傳世文本是純粹靠視覺方式流傳的，不是靠口頭方式流傳的，因為如果考慮到發音的話，我們會看到，“餼”和“食氣”的語音是差別很大的；“餼”的漢代古音可以擬作 **hiəs*，而“食氣”的則是 **zik k^hiəs*，其中儘管 *hiəs*(餼)和 *k^hiəs*(氣)在語音上足夠的接近，兩者的聲母也都是舌背音，前者是個擦音後者是個送氣塞音而已，但是 **zik*(食)和 *hiəs*(餼)的語音還是明顯不同的。

而且,我們認為,在這個上下文中,關鍵的信息不是由“勝”而是由“食”傳達的,它在這裡應該讀作 *shi ʒik*,表示“吃”的意思。這個意思不同於讀去聲的、表示“給以食物,餵養”的“食”(si/ziə^c)。這個使動用法的“食”有時寫作“飤”,見《楚辭·諫思》;《一切經音義》:14;“飼”是比較晚的寫法。還有一點很重要,這就是,也要把表示“食物”的“食”排除,這個名詞的“食”(si/ziə^c)是從動詞的“食”(ʒik)中派生出來的。總之,“食氣”不能理解成“使吃氣”,因為“不使勝食氣”這個句子已經有使動標誌“使”在裡面了;也不可以理解為“不使勝食物的氣味”,因為在這裡沒有跟“食”搭配的動詞(“勝”在這裡做動詞的可能性也被排除了,見下文 2.2;3, [vi])。

我們現在看看陸德明的《經典釋文》。《經典釋文》列舉了 170 多個“食”的用例,也為這個字所表示的詞做了注音:表示“吃”這個意思的“食”,他注“如字”(即常態音,也就是帶 * -k 尾的入聲發音),實際上,陸德明特別指出了“食氣”中的“食”也讀“如字”(見王弘治 2005:k24 論語, p.22);使動用法的“食”(餵養,給以食物),以及名詞性用法的“食”(食物),陸德明的注釋都是“音嗣”(即 si/ziə^c)。根據許思萊(Schuessler 2009:103),“嗣”的上古音是 * slah,這裡的 * -h 採用是蒲立本(Pulleyblank),白一平(Baxter),沙加爾(Sagart),畢鶚(Behr 2005)等人的構擬為 * -s(如白一平、沙加爾 2011 是 * sə.lə-s)。

第二點,從“竹論”的殘簡的照片上,我們能清楚地看到這幾個字的寫法,在其他現存的竹簡上,我們也能看到了它們的寫法。總的來說,從戰國晚期到漢代的竹簡的書寫方式來看,竹簡上的每個字都是一個一個分開單獨寫的,因此,不可能出現那種情況,當竹簡文本被抄寫到紙上時,會導致把“飤”字分開寫成了“食”和“氣”兩個字。

2.2 “竹論”文本中的“食”本來面目

很幸運,我們在“竹論”²⁴⁹號簡上看到了這句話,它是這樣寫的:

(2) 肉雖多,不使勝食。

(譯文見 2.2 節最後一段。)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例子並沒有驗證宮澧市定的分析。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飤”在“竹論”中未出現的事實,還不是我們徹底否定宮澧市定的分析的決定性理由。我們之所以不接受他的觀點,是因為以下幾點:一是在 2.1 中已提到的,我們從“食氣”以及“飤”的古音擬構中看出來,宮澧市定對傳世文獻所持有的是一種視覺流傳的觀念,二是竹簡在實際運用中的書寫方式是一個一個字單獨寫的。除了這些,還有一個跟形態學有關的理由使得我們不同意他的觀點,對此,我們在下文將詳細討論。

就“竹論”中的句子例(2)本身來看,這句話的意思再清楚不過。這裡,我們不需要去糾纏“氣”的意思,一個讓歷代的註釋者上窮碧落下黃泉苦苦求索也沒有答案的問題。前面我們已經分析過,“食”在這個句子中既不能當“飤”講,也不能當“食物”講,而是一個動詞,表示“吃”的意思。從上下文,我們知道“使食”這個 VP(動詞短語)的主語是孔子,至此,我們可

以得出這個句子的意思是：“孔子不讓自己吃……”(對於這個“語法不正確”的句子是否成立以及如何翻譯，詳見下文)。“勝”在這裡的用法是理解這句話的關鍵。從語法來看，似乎把它看成一個副詞，表示“盡也”的意思最自然，在《孟子·梁惠王上·3》中，我們能看到這個用法的最典型的例子：

(3)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把這個副詞的功能和意思運用到例(2)“竹論”的那個句子中去——這裡“勝”讀平聲(意思是“舉；盡”)，不是去聲(意思是“贏，戰勝”)④——我們會得到以下的意思：“雖然有很多肉，但是孔子不讓自己全部吃完。”這裡我的翻譯是寬式的，不是完全對等的，也就是說，從語法結構上說，使役助詞“使”的直接賓語是“肉”而不是“自己”(孔子)。按照這個語法分析，例(2)的直譯應該是：“雖然有很多肉，但是孔子不讓它被吃得多過(主食[米飯])。”“不使勝食”本身不是一個被動句，我們應該避免這樣的被動式的譯文。但是，“穀不可勝食”卻是個被動結構，所以我們把例(2)譯成被動句式也不會很不安。假如這一切是可能的，我認為“不使勝食”這個在“食”之後沒有賓語的句子跟原始文本《論語》的語言(應該說，跟孔門弟子所說的話)是相符的、一致的，同時，我們對動詞“食”的翻譯——特別是，我暫且稱作“食”的內置賓語“它”——是準確的。我們將在第三滴中進一步討論這一點。

3 形態過程的初步分析

本滴我們將對“食”這個詞的形態變化進行重構，對“食”的形態變化做一番分析，這將向我們揭示《論語》《孟子》兩部書形成之時的一些語言變化現象(見 3.1 和 3.2 小滴中)。現在我首先介紹一下上古漢語形態學研究的大致情況。

蒲立本(1973:121-122;1995:134-136)提出在上古漢語中有個後綴 * -k 是個“部分格”(partitive)標誌，它具有“回指”(retro-reference)的功能。他列舉了以下的例子：

現代	後漢	上古	字	意義
huo	wik	* wək	或	有人/某人,有些/某些
ge	kak	* kak	各	每個,各個
mo	mak	* mak	莫	沒有人,沒有一個
shu	ɕuk	* duk	孰	哪一個

從這些詞的古音擬構中，我們看出每個詞末尾都有 * -k，可以推測它是一個形態標誌，表示回指(retro-reference)。類似的詞還有“則”(ze/tək/*tsiək)，“若”(ruo/nak/*nak)和“諾”(nuo/nak/*nāk)等，其中的 * -k 也具有這種功能。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能不能把這種分析延伸到動詞“食”(shi/ziik/*m-bk)當中？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在一定的條件下，這種分析是行得通的。

(5) ↑ 貞于受令句。(同上)

貞驗(以下命辭是否符合龜骨的神意):向給我們發佈命令的[祖先], (我們)祈求神靈幫助我們討伐枹方之事。

在以上這對命辭中,“令”是一個由後綴 * -s 派生出的名詞,這裡 * -s 是名詞化和施動者的標誌。* -s 的這種功能要追溯到早期上古漢語(Pre-CC),到了上古漢語時期,這個功能已經被“者”這個語素取代。

(iv) 後綴 * -s 還涉及另外一種類型的派生名詞。我把這叫作“名詞化和使役-被動化”(nominalization and causative-passivization)。這也是早期上古漢語中存在的現象。例如:

(6) ↓ 丙辰卜中坻貞帝令佳嫫。(合集,14161)

在丙辰這天貞卜,貞人坻(=盾)貞驗(以下命辭是否符合龜骨神意):帝所命令的人是嫫。

(7) ↑ 貞帝弗令佳嫫。(同上)

在丙辰這天貞卜,貞人坻(=盾)貞驗(以下命辭是否符合龜骨神意):帝所不命令的人是嫫。

請注意,以上兩個句子為一正一反的對貞卜辭,肯定和否定命辭各帶一個完全一樣的從句:“佳嫫”。如果用早期上古漢語來表達,可以寫作“維/惟 嫫”。在標準文言文(Standard Classical Chinese)中,它會表達為:“嫫也”。這個從句之前的成分“帝令”和“帝弗令”應當理解為主語或者話題從句。按照標準文言文的語法,肯定命辭中的主語從句當寫作“帝所令者”,而否定命辭中的主語從句當寫作“帝所不令者”。在前面,我們認為例(4)和(5)中的“令”的後綴 * -s 是一個名詞化和施動者標誌,如果這個分析是正確的,我們也應該可以把同樣的分析用於例(6)和(7)。但是這裡的“令”顯然不是個施動者,因為施動者已由“帝”表示了。

我們認為“令”的後綴 * -s 倒可能含有表示不定賓語的功能,因為“帝令”在這裡的意思是“帝所命令的人”(或“帝所令者”),“帝弗令”的意思是“帝所不命令的人”(或“帝所不令者”)。這就是我們之前把 * -s 叫作“名詞化和使役-被動化”標誌的原因。說 * -s 具有前一個功能(即名詞化)也許沒什麼問題,但後面一個說法還不是十分把握。但我是基於以下原因認為 * -s 具有“使役-被動化”功能的:1)必須假設“令”含有一個不定賓語在內,因為“帝令”的意思是“帝所命令的人”,而“帝弗令”的意思是“帝所不命令的人”;2)因為 * -s 也跟使役功能有關,^⑥我們可以假設它的“不定賓語”的功能是通過“使役-被動化”這個過程得來的,也就是說,“帝令”的意思是由“帝所命令的人”變來的,“帝弗令”是由“帝所不命令的人”變來的。不管這個過程應該叫什麼,這是一個早期上古漢語中出現的年代可確定的功能。在標準文言文中,它就被“S 所 V 者”這個結構取代了。

(v) 以下談到的去聲構詞功能,在早期上古漢語到古代漢語演化過程中就已經消失了。但在甲骨文中還能看到的這樣的例子,最能說明這種功能、最常被引用的是 *shou/dʒu^B / * du?* 受(接受,得到)和 *shou/dʒu^C / * dus* 授(給予)這對形態雙式詞。在例(4)和(5)中的“受”是